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詹姆斯·乔伊斯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黄雨石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2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5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7,600

书号 10208·133

定价 1.05 元

Et 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
Ovid, *Metamorphoses*, viii, 18*

* 拉丁文：他用他出众的才思开拓出新的艺术领域。
奥维德：《变形记》第8卷，第18页。

I

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哞哞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哞哞奶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①

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看着他：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

他那会儿就是馋嘴娃娃。那条哞哞奶牛就是从贝蒂·伯恩住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贝蒂·伯恩家出卖柠檬木盘子。

哦，在一片小巧的绿园中，
野玫瑰花正不停地开放。

他唱着那支歌。那是他自己的歌。

哦，绿色的麻魂开放开放。

你要是尿炕了，你先觉得热呼呼的，后来又觉得有些凉。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儿。

他妈妈身上的味道比爸爸的好闻多了。她在钢琴上演奏水

^① 乔伊斯的父亲斯坦尼斯洛斯·乔伊斯于1931年1月31日写给他的信中曾提到，“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布赖顿广场的情况？那时你是馋嘴娃娃，我常给你讲哞哞奶牛下山来……抓走小男孩的故事。”（转引自莫里斯·贝加编《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资料汇编》第73页。）

手号角歌，他就跟着跳舞。他这样跳着。

特拉啦啦，拉拉，
特拉啦啦，特拉啦啦底，
特拉啦啦，拉拉，
特拉啦啦，拉拉。

查尔斯大叔和丹特都鼓掌了。他们都比他父亲和母亲年岁大，而查尔斯大叔又比丹特大。

丹特的衣柜里有两把刷子。那把绛紫色绒背的刷子是给迈克尔·达维特^①预备的。那把绿绒背的刷子却是给帕内尔^②预备的。每当他给她拿来一张包装纸的时候，丹特就给他一块茶糖。

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艾琳的爸爸和妈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和艾琳结婚^③。他躲在桌子底下。他母亲说：

——哦，斯蒂芬一定会道歉的。

丹特说：

① 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1865年参加芬尼运动，和帕内尔一起在爱尔兰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他曾三次被英国政府关进监狱。1879年“民族土地改革联盟”成立，他和帕内尔同是该组织重要领导成员。

②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于1875年被选入英国国会，他在国会中极力为爱尔兰的利益奔走，因而获得芬尼运动的全面支持。在反对爱尔兰土地法的活动中他正式参加芬尼运动，并于1879年成为“民族土地改革联盟”主席。他在爱尔兰人民中声望极高，曾被称为爱尔兰“无名的国王”。

③ 后文所写斯蒂芬所爱恋的那一姑娘，当即此艾琳。

——哦，要不，那些山鹰会飞过来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啄掉他的眼睛，
啄掉他的眼睛，
快道歉。

那个宽广的操场上挤满了男孩。他们都不停地叫喊着，各班的级长也大喊大叫，催促他们前进。傍晚的空气有些阴暗、清冷，在那些足球队员每次发动进攻，踢一脚的时候，那油光光的皮制的圆球就象一只大鸟在灰暗的光线中飞过。他一直呆在他那班同学的最边上，那里级长看不见他，粗野的脚也不会踢到他身上，他不时也装做跑来跑去的样子。在那一群足球队员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太瘦弱，眼睛也老湿糊糊地有些不济。罗迪·基克汉姆可不是那样：所有的同学都说，他会当上三年级的队长的。

罗迪·基克汉姆为人很正派，纳斯蒂·罗奇可是个讨厌已极的家伙。罗迪·基克汉姆的位子里有一些碎肉渣，他在食堂里还存有一个柳条筐。纳斯蒂·罗奇有一双很大的手。他把星期五的蛋糕叫作毛毯卧狗。有一天他曾经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回答说：斯蒂芬·迪达勒斯。

随后，纳斯蒂·罗奇说：

——那是个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斯蒂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斯蒂芬回答说：

——一个读书人。

然后，纳斯蒂·罗奇又问他：

——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吗？

他在他那道防线的边沿上一段一段地慢慢走过去，有时偶尔跑几步。可是他的手都冻得发青了。他把两只手都插在有带子的、灰上衣的口袋里。就是说，他的口袋上有一条带子。带子也可以用来给别人几皮带。

有一天，有个家伙对坎特韦尔说：

——我一会儿得狠狠抽你几皮带。

坎特韦尔说：

——你去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对手去跟他打架吧。你给塞西尔·桑德尔来一皮带。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他会照你的屁股墩儿上给你一脚。

这话可太不文雅了。他妈妈曾告诉他不要跟学校里那些野孩子说话。妈妈真好！当她第一天在校园的大厅里向他告别时，她把面纱撩起来遮住鼻子和他接吻：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但是他装做没有看到她快要哭了。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妈妈，但一哭起来就不那么漂亮了。他父亲曾经给过他两个五先令的银币作为零花钱。他父亲还对他说，如果还需要什么可以往家里给他写信，还说不管干什么事，都永远不要出卖自己的伙伴。接

着，在校园门口，校长跟他爸爸和妈妈握了握手，他的法衣在微风中飘荡着，那马车却载着他的妈妈和爸爸走了。他们坐在车里又叫喊着他的名字，向他挥手：

——再见，斯蒂芬，再见！

——再见，斯蒂芬，再见！

他有一次被卷入一片混战之中，他非常害怕那些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满是泥浆的大靴子，他弯下腰，从许多腿缝里向外张望。那些家伙一边哼哼着一边彼此对打，他们的腿都纠缠在一起乱踢乱打。接着，杰克·劳顿的黄靴子把那球勾了出来，于是，所有其他的靴子和腿都跟在后面追赶。他也跟着他们跑了几步，但很快就停住了。再往前跑也没有用了。很快他们就都要回家度假去了。吃过晚饭，他就要到阅览室去把贴在他书桌里面的座号从七十七改为七十六。

呆在阅览室里要比在外面受冻好得多。天空灰暗、清冷，可校园里到处是灯光。他纳闷儿汉密尔顿·罗恩是从哪个窗口把他的帽子扔到篱笆上去的，也不知道当时那些窗子下面已经有了花坛没有。有一天，他被叫到校园里去，学校食堂的管事指给他看了看士兵们用枪弹打过的痕迹，并且给了他一块大家吃的那种脆面包。看着校园里的那些灯光，觉得很舒服，而且，有一种暖和的感觉。那一切简直象是在一本书里看到的情景。也许莱斯特修道院就正是这个样子。在康韦尔博士的识字课本里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它们都象诗一样，不过那都只是一些教孩子们认字的句子。

沃尔西死在莱斯特修道院里，
修道院里的院长们埋葬了他。

黑霉症是一种危害植物的病症，

癌症却是各种动物的祸害。

躺在火炉边的地毯上，用手撑着自己的头，想一想这些句子，真是一件令人很舒服的事。他身上发着抖，好象满身都粘满了又冷又黏糊的水。韦尔斯真太不够朋友了，他不应该因为他不愿用他的小鼻烟壶换韦尔斯的那个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就把他推到那个方形水坑里去。那里的水是多么冷，又多么脏呵！有人曾经看到过一只大耗子跳进上面的那层浮渣里去。妈妈和丹特一起坐在炉边等待布里基德把茶点拿来。她把脚放在炉槛上，镶着珍珠的拖鞋已经烤得非常热，发出一种很好闻的热乎乎的气味！丹特什么事情都知道。她曾告诉过他莫桑比克渠在什么地方，还告诉他美洲最长的河是哪一条河，月亮里最高的山叫什么名字。阿纳尔神父比丹特知道的事情还要多，因为他是一个传教士，可是他父亲和查尔斯大叔都说丹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妇女，她博览群书。丹特在吃完饭后发出那么一种声音并把她的手放在嘴边的时候：那就是她感到烧心了。

从操场上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喊叫：

——全都回来！

随后，低年级和三年级那边也有些人跟着喊起来：

——全都回来！全都回来！

打球的人全都围拢来，满脸通红，浑身是泥，他也和他们混在一起，很高兴自己也参加进去了。罗迪·基克汉姆抓着那只球的那根满是油泥的带子。有一个人要他最后给它一脚：可是他一直向前走去，连回答都没有回答。西蒙·穆南告诉他别闹，因为级长正朝这边望着。那家伙马上转向西蒙·穆南说：

——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讲。你是麦格莱德的小咕啾^①。

小咕啾真是一个怪词。那家伙管西蒙·穆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常常喜欢在背后偷偷把级长的假袖子捆在一块儿，级长有时就因此大发脾气了。但是，这个词儿的声音实在难听。有一回他在威克罗医院的厕所里洗手，后来他父亲揪着链子拉开了水池子里的塞子，脏水就从水池下面那个洞里流出去。当池子里的水慢慢流尽的时候，那里就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咕啾：只不过声音更大一些。

一想起那些事和厕所里那一片雪白的样子，他就感到冷一阵热一阵的。那里有两个水龙头，你只要一拧就有水流出来：有冷的，也有热的。他先感觉冷，后来又感到有些热：他能看见水龙头上铸着的名字。这真是一件怪事。

走廊上的空气也使他感到有些寒冷。那空气湿漉漉的，显得很奇怪。但很快煤气灯就会点燃了，煤气燃烧的时候发出一种象低声唱歌似的声音。老是一个样子：只要游艺室的那些家伙一停止说话，你就可以听到了。

到了做算术的时间。阿纳尔神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难算的数字，然后说：

——那么现在，看你们谁会得第一？快算吧，约克！快算吧，兰开斯特^②！

斯蒂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那道题实在太难，他感到

① 原文suck，按俚语，有拍人马屁之意。

② 十五世纪时英国约克党和兰开斯特党（分别以白玫瑰和红玫瑰为其标志）曾为争夺王位进行长时期激烈斗争。后常用作进行比赛的两组的代称。

有些莫名其妙。画着白玫瑰花的那个很小的缎带原来一直别在他的上衣胸前，现在却不停地飞动起来。他不大会算算术，可是，他仍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免得让约克失败了。阿纳尔神父的脸看起来非常阴暗，可是，他并不是死板地呆着：他正在笑。接着，杰克·劳顿捻了一下手指，阿纳尔神父于是看了看他的练习簿说：

——对。兰开斯特很不错！戴红玫瑰的要赢了。赶快算吧，约克！赶快追上去！

杰克·劳顿转身向后面看了看。那个画有红玫瑰的小缎带的颜色因为他穿着一件蓝色水手大衣而显得格外鲜艳。斯蒂芬感到自己的脸也红了，因为他想到不知到底是谁在化学元素课上能够获得第一，到底是杰克·劳顿，还是他。有几个星期杰克·劳顿得到了第一名的那张卡片，又有几个星期斯蒂芬得到了第一名的那张卡片。当他努力计算第二道算术题并听到阿纳尔神父的声音的时候，他那个白玫瑰的缎带老在不停地飞动。接着，他的那股热情过去了，于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十分凉爽。他想他的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他感到他的脸很凉。他没有办法给那道题目找出正确的答案，可是那没有关系。白玫瑰和红玫瑰：这都是一些想起来很美的颜色。那些表明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卡片颜色也都很美丽：粉红的、奶油色的和淡紫色的。淡紫色、奶油色和粉红色的玫瑰想一想都很美。也许一朵野玫瑰就会有象那样的一些颜色，他还记起了关于在一片绿色的小园地上开着野玫瑰花的那首歌。可是你没法找到一朵绿色的玫瑰。但也许在世界什么地方你能找到一朵的。

铃声响了，各班排着队走出教室，沿着走廊向饭厅走去。他坐在那里望着那两片压成花样的黄油，实在吃不下那软乎乎的

面包，台布也又潮又软。但他喝完了动作笨拙、系着白围裙的厨房里的帮工给他倒在茶杯里的那杯淡茶。他弄不清那厨工的围裙是否也是潮乎乎的，也弄不清是否所有的白东西都是又冷又潮的。纳斯蒂·罗奇和索林喝着家里给他们送来的罐头可可。他们说，他们不能喝那茶；说那是猪食水。那些家伙还说，他们的父亲都是本地的官员。

那些男孩子对他都似乎非常陌生。他们全都各自有各自的父亲和母亲，各自的衣服和各自的声音。他真希望回到家里去，把头枕在他母亲的膝上。但是不可能：所以他盼望游戏、学习和祷告的活动都赶快过去，那他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他又喝了一杯热茶，弗莱明说：

——怎么啦？你是哪儿疼还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斯蒂芬说。

——准是你的胆囊皮里感到恶心了，弗莱明说，因为你脸色煞白。过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哦，是的，斯蒂芬说。

但是，他并不是那里感到恶心。他想，他是从心里感到恶心，如果那个地方也能恶心的话。弗莱明真不错，倒来向他问好。他直想哭。他把胳膊肘倚在桌上，用手一会儿按住，一会儿又放开他的耳搭。每当他放开耳搭的时候，他就听到食堂里一片嘈杂。那巨大的嘈杂声简直象夜里过火车一样。而当他把耳搭按住的时候，那声音也便象火车驶进山洞一样听不见了。有一次，在达尔基度过的那个夜晚，火车声就象现在这样不停地吼叫，后来当它驶进山洞的时候，那声音就停了。他闭上眼睛，火车向前行进着，吼叫一阵然后又停住；又吼叫一阵又停住。听到它吼叫一阵停一阵，然后吼叫着从山洞里钻出来，然后又停住，

感到很有意思。

接着高班的一些学生踏着饭厅中间的草垫，开始走过来，帕迪·拉思和吉米·马吉，以及那个被准许抽雪茄的西班牙人，还有那个戴着毛线帽的小葡萄牙人都走过来了。然后低年级的桌子和三年级的桌子上的人也跟着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走路的样子。

他坐在游艺室的一个角落里，假装看别人玩多米诺游戏，有一两次他终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到了煤气灯低声歌唱的声音。级长和其他几个孩子站在门旁边，西蒙·穆南正在把他的两条假袖子拴到一块儿。他在对他们讲关于塔拉贝格的故事。

然后，他从门边走开，韦尔斯却向斯蒂芬走过来说：

——告诉我们，迪达勒斯，你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吻你妈妈吗？

斯蒂芬回答说：

——我吻的。

韦尔斯立刻转身对其他人说：

——哦，我说，这家伙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要吻他的妈妈。

其他人都停止游戏，转过脸大笑起来。斯蒂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禁脸红了，他说：

——我不吻。

韦尔斯说：

——噢，我说，这家伙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吻他的妈妈。

他们又都大笑起来。斯蒂芬也想跟他们一起笑。他感到浑身发热，一时间给弄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对那个问题要怎样回

答才对呢？他作了两个回答，但韦尔斯总是大笑。韦尔斯一定知道正确的回答，因为他是文科第三班的学生。他试着要想想韦尔斯的妈妈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不敢抬头看韦尔斯的脸。他不喜欢韦尔斯的脸。前一天，因为他不愿意拿他的小鼻烟壶换韦尔斯的曾经打败过四十个敌手的老干栗子，因而把他推到那方形水坑里去的就是韦尔斯。他那么干真是太混帐了；所有其他的人都那么说。那坑里的水是多么又冷又黏啊！而且，有人有一次还看到一只大耗子扑通跳到那浮渣中去了。

那冰冷的沟里的泥水沾满了他的全身，等到上课铃响各班排队走出游艺室的时候，他感到走廊上和楼梯上的冷空气一直钻到他的衣服里。他还在想着不知什么是正确的回答。是吻他的母亲对呢，还是不吻他的母亲对？什么叫吻，吻是什么意思？你把你的脸象那样抬起来说一声晚安，然后你母亲把脸俯下来。那就是接吻。他母亲把嘴唇贴在他脸上；她的嘴唇很软，而且嘴唇会弄湿他的面颊；她的嘴唇还吧吧地发出很小的声音：吧嗒。人们为什么用他们的两张脸干那个？

他坐在阅览室里，打开书桌的上盖，把贴在里面的座号从七十七改为七十六。可是，圣诞节假日还离得很远；但不管怎样它一定要到来的，因为地球老是不停地在转动。

他的地理书的第一页上，有一个地球的图形：那是在一片云彩中的一个大球体。弗莱明有一盒颜色铅笔，有一天晚上自习的时候，他把地球染成绿色，把云彩染成了绛紫色。那颜色完全象丹特衣柜里的那两把刷子，一把给帕内尔的绿绒背刷子和一把给迈克尔·达维特的绛紫色绒背刷子。但是，他并没有让弗莱明用那些颜色涂那张画。是弗莱明自己那么干的。

他打开地理书，学习他的地理课，可是，他没法记住美洲的

那些地名。那里老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叫着不同的名字。它们全都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国家又在不同的大陆上，不同的大陆在世界各个地方，世界又在宇宙中。

他翻开地理书的扉页，看着自己在上面写下的一些字：他自己，他的名字和他所在的位置。

斯蒂芬·迪达勒斯
基础班
克朗戈斯伍德学校
沙林斯
基德尔县
爱尔兰
欧洲
世界
宇宙

这些字全是他自己写下的：有一天晚上弗莱明为了好玩儿，在那一页的背面写下了：

斯蒂芬·迪达勒斯是我的名字，
爱尔兰是我的国家。
克朗戈斯是我居住的地方，
而天堂是我的希望。

他把这些诗行倒着念，就发现它们不象诗了。接着他从下往上念着扉页上的字，一直念到他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他；然后他又从上往下念。宇宙之后应该是什么呢？空无所有。可是，包围着宇宙的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表示宇宙已到尽头，空无所有的

地方该开始了呢？那不可能是一堵墙；但很可能是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线把一切都包围住。要能思索一切东西和一切地方必须要有很大的头脑才行。那只有上帝可以办到。他试着思索一种巨大的思想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能想到上帝。上帝是上帝的名字，正象斯蒂芬是他的名字一样。“迪尔”(Dieu)是法国人用来称呼上帝的，那也就是上帝的名字；任何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要是说“迪尔”，那上帝马上就会知道向他祷告的是一个法国人。但是，虽然全世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给上帝取了多种不同的名字，上帝还是懂得所有的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向他祷告时说了些什么，而且上帝永远还是那个上帝，上帝的真正的名字就是上帝。

老这样想着，使他感到非常疲倦。这使他感到他的脑袋都变大了。他翻过扉页疲倦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圆地球和围绕着它的绛紫色的云彩。他拿不准怎么才是对的，应该赞成绿色的还是赞成绛紫色的，因为丹特有一天把给帕内尔预备的那把刷子上的绿绒背用剪子给剪了下来，还对他说道帕内尔不是好人^①。他怀疑他们现在是否还在争论这个问题。那就叫做政治。这里有人站在不同的两边：丹特是一边，他的父亲和凯西先生站在另一边，而他的母亲和查尔斯大叔却哪一边也不在。每天在报纸上都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

他不很清楚什么是政治，也不知道宇宙在什么地方完结，这使他感到很痛苦。他感到自己非常弱小。什么时候他才能够象诗歌班和修辞班的那些人一样呢？他们声音很大，都穿着很大的靴子，而且他们还学三角。那离他简直太遥远了。先得过一

^① 帕内尔 1890 年因涉及与奥谢夫人的暧昧关系在群众中完全丧失威信。